

抗戰與交通

紀念駐港殉職同人專號 第十八期

悼駐港殉職同人

當祖國燃起了抵抗侵略的火炬，當祖國遍地遭受着殘酷蹂躪的時候，香港——這彷彿嫁出了近一百年的女兒，及時挺身而起，在空前的大時代中，中流砥柱，作了祖國一切政治經濟外交諸方面活動的熱心中心，克盡了她對祖國最偉大的效忠，在抗戰的四個年頭中，她的功績是不可掩沒的。

去年十二月八日，敵人發動了太平洋的戰潮，香港彈丸之地，首當其衝，在炮火密集轟擊下，終於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淪陷於敵手。因此大變起倉卒，交通工具一時無法調度，全港居民，很少有能脫圍而出者。本部駐港同人，在十餘日彈雨紛集的險惡環境中，處理結束公務，鎮靜支持，一如平時。內有本部專門委員劉奮程，財務司幫辦江仲長，橋樑設計總督工程師鄒越，及材料司職員石和生四君，不幸因所屬敵寇陸路部隊圍入，橫施強暴，四君不為少屈，即被敵人亂刀交加，同時殉職。又材料司職員毛觀慶君，於失陷後偕同駐港同人由間道內遷，歷涉險阻，途次為敵人拘辱凌辱，雖獲釋放，已傷憤成疾，亦告逝世。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人生終極，不免一死，願視其價值如何耳！五君橫通當前，從容不屈，其臨難不苟之精神，雖見使敵人氣為之奪，我人於痛悼之餘，能不肅然振奮，而益感後死者責任之重大。五君之死，固屬交通界莫大之損失，但同時此種犧牲的精神，真若泰山比重，是給與敵人殘忍的暴行一個最好的答覆。武力終究是征服不了一顆顆為國家民族爭取正義生存者底心的，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的大無畏精神，已由敵人不斷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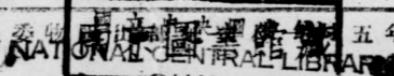
本期要目

- 爭取交通界的無上光榮
- 殉職同人遺囑經過
- 光榮之死
- 數百人同聲一哭
- 哀香港
- 駐港殉職同人專誌
- 香港遊記
- 津浦鐵路車務第四段各站撤返記（特稿選載）
- 川滇公路實施種植行道樹（特約通信）

公權 徐承煥 何浩若 飯甫 黃尊生 記者 劉承存 修城 楊任農

播散仇恨種子，而在每個人的心坎中日益滋生而長大起來，這是一股激盪奔湧的巨大熱流，是一道抵禦瘋狂侵略者最堅強的前衛。

抗戰以來，我交通界員工忠貞服勞之精神，不殊浴血效命於疆場，而正面與敵人衝突為國捐軀者，尚不多聞，五君暴力當前，為國家爭取人格，絕不屈服，其遭遇之慘，死事之烈，不啻為我交通界爭取了無上的光榮。我人悲其時遇，自不禁同聲一哭，但一紀念及死者慷慨義憤時之心情，更應擴大其艱辛之特質，將死者之精神，貫輸於吾人沸騰之心胸間，將流淚變成了汗，在一己的工作上埋頭苦幹，即所以替國家多增一分抗戰的力量。並更想到敵人的兇殘，不能戕止，進而將流汗變成了流血，同仇敵愾，以清算我國家民族所遭受的冤屈，與敵人周旋到底。



爭取交通界的無上光榮

公 禮

四月九日部長在追悼會致詞

人生最親近者莫如家人，其次莫如同事，我儕共事於同一機關，朝夕聚首，余嘗謂應視之為一大家庭，今同人被難，則我人內心之悲切，應與家人骨肉之痛無異。至就國家立場而言，人才瀕失，更屬一大憾事。

被難諸同人，留港之故，余知之最切，謝英士君前任鐵道部總務司司長，當交鑰合併之時，謝君適因公查港，遂以兩部合併，人才衆多，總務司司長一職，不擬續任，一再請辭，以示護賢，并爲表示決心，留居香港，未回漢口，故謝君之留港，純屬恐余爲難，余以其辭意堅決，改請担任參事職務，余請其赴廣西貴陽雲南等處視察，旋改聘爲專門委員，研究戰後交通事業復興計劃，并仍留港兼辦材料審核工作，迄今已四年，去年八月，余赴港就醫，曾請其來滬，當決定候機即來，初未料時未半載，而事變發生矣。汪仲長君之留港，乃因香港爲國際交通要道，關於本部財務之接洽，材料之轉運，必需有人在港負責主持，而此事以汪君最爲適宜，仍請其留港。故謝汪兩君之留居香港，完全因環境與職務之關係，與一般爲享樂而住港者不同，鄒君保因鼓昆鐵路檢運材料及橋樑設計之事宜，派赴香港，甫經兩旬，港變發生，未及返滬，而石和生毛觀慶

兩君，乃因隨同汪仲長君工作，亦因職務關係，而留駐香港者，當港寇發生之時，汪君擬來重慶，鄒君之令尊且曾扶養親余，囑余設法，奈何情勢變遷，無法派發，今此諸君已矣，本部同人，悼念逝者，固甚悲痛，而余念及諸君遇難之慘，悲痛更甚，蓋因彼等留港之故，既知之最深，全爲職務之關係，臨難又未能援救，乃至以身殉職，痛哉！

雖然，我國同胞，爲抗戰而犧牲者不知幾許，以此例彼，誠如滄海之一粟，人之論本部在抗戰中之功績，將不僅以擊斃之多少，電線線路增加之多少，航綫開闢之多少以爲衡，尤須問及爲抗戰而犧牲之員工幾何？養在此戰鬥的大時代中，惟有犧牲者衆多，將益足以顯示其成績。故謝君等五人之死，不但爲死者之光榮，我等後死者亦與有榮焉，且此種不死的精神，尤爲整個交通界無上之光榮，五泉君下有知，當可以爲慰。

謝君等五人，爲本部而犧牲，亦即爲國家而犧牲，在我儕家庭中，驟失此五人，悲痛極極，但念及彼等家屬之悲痛，當更有甚於我人者，彼等既以一死爲我人爭光榮，則處理其家屬之一切善後事宜，尤爲吾人應有之職責，不待言也。

本部呈行政院請轉呈國府 特令褒揚文

查上年太平洋戰事爆發，本部在香港辦事人員，均未及撤退，敵軍在港登陸後，在磁塘一帶肆行搜索，本部財務司謝英士君、總務司鄒長富、適在附近，本部專門委員毛觀慶、偵查委員會委員謝英士君，因長官被炸，屢轉運至該處，又臨時派往噴機修補之本部技士鄒越，及港區材料庫職員，亦有暫避汪寓者，不意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七時許，門外敵機轟炸，突有敵官兵數十人持械闖入，逼令男女分立屋簷，先加搜索，繼即對謝英士君、汪仲長君、石和生等，百端威脅，指爲中央派駐重要人員，以刺刀猛刺，或身被十餘傷，或立破頭出腦，情狀極爲慘毒。敵兵索後，除汪仲長尚有氣息，診治不及，於次日身故外，其餘均立即殞命。謝英士君等遺體，已無從尋覓。又駐港材料司探購處技士毛觀慶，於港變後，不甘爲敵所用，詎於本年一月二十八日潛離香港，由閩道內遷，詎次日甫抵大埔，即遭遇敵兵爲所拘獲，橫施鞭撻，楚毒烹飪，旋釋釋放，以傷重勉達龍川縣，適幸於旅舍中，以上五員，或才風夙著，大用可期，或戰功多年，幸勞足錄，不幸猝遭慘劫，忠魂宛在，念其殉職捐軀，情形極慘，除由本部依禮定章，從優議卹外，用敢據實上陳，并附具事實清單，伏乞 鑒核。准予轉呈國府特令褒揚，庶幾報國矢忱，標姓名於不朽，沒而猶視，波丑難之殊施。是否有當，仰祈 鑒核示遵。謹呈

行政院

殉職同人遇難經過

徐承煒

香港戰爭發生之際，本人適因公在港，身陷重圍，經轉粵法回滬，明於被難同仁遇難經過，發見聞所及，作簡略之報告：

自上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發生，香港翌日遭敵機轟炸，故在滬一切事業，均告停頓，且自戰端一起，所有車輛，均被徵用，本部在滬人員，以及其他政府機關人員，均感交通困難之苦。十六日敵機渡登陸，汪仲長先生寓所，在藍塘道半山之腰，因距離渡處不遠，先將家屬遷居他處，此時敵人炮火猛烈，謝英士先生寓居於十八日毀於炮火，乃遷居藍塘道仲長先生寓內，而鄭君、石和生兩先生，均因商議結束辦法，於二十二日設法覓車，同赴汪寓，時正空襲頻仍，炮火又烈，迄晚未及歸，不料其時敵已奪陸，見藍塘道四十二號汪寓，內有燈火，疑為軍事機關，連放數槍，而汪寓樓下其他住客，疑係盜賊，亦連數槍。於是敵人衝入，將婦女騙至三樓，全屋男子，同遭慘殺，謝君等，同時遇害，臨難不苟，其死事

之烈，殊值吾人深致悼敬者也。

光榮之死

何浩若

我人在此道悼五位遇難同仁，無論長官，同

祭文

維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九日，交通部部長張嘉璈，次長彭學沛，原作李借全部同人，敬以香花清酒，致奠於：

謝君英士，汪君仲長，鄭君越，石君和生，毛君觀慶之靈曰：東倭肆虐，兇殘嗚張，侵略滿夏，遠及南洋，香港一島，毗連粵疆，東建者英。日以繁昌，九龍既棄，水與難防，普魯樂士，今作戰場，橫行霸肆，勢極險巖，甘人嗜殺，視若犬羊。惟時君等，奉命是鄉，謝君老成，宿荷匡勳，請於掌故，明習典章。汪君奉職，信書周詳，交通部材，是紀是綱。鄭君精研，學有專長，鑿山瀉水，建橋與梁。石君精密，守節康倉，出內不苟，嚴謹有方。四君表裏，一部之良，悲風號寒，渾月霜光。翠崖橫波，鐵陸若狂，寒毀嚴厲，途入深房，披刀相向，如虎如狼。諸君侃侃，鏖陣石腸，不為威屈，履險如常，乃遭賊怒，乃罹慘傷，白刃環光，血流湯湯，守職殉難，儼當以節。汪君之子，隨父被戕，死忠死孝，耿耿同光。毛君出走，聞道負創，及於河源，終於死亡。嗚呼諸君！雖遭兇命，節立名揚，千秋萬歲，史冊流芳。應風透奠，雲暗日蒼，魂南有知，鑿此一傷。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事或家屬，必感覺無限悲痛。但追悼之意義，不是一師承，春風化雨，無絲再理，同自當年，滄浪備悲痛而已，尤應感辱後死者責任之重大，故當失等，雖日圖強，相與為道，共賊難血，寫公為將悲傷之心情，代以輿論之情緒。曾聞某美空軍，銘，公其無憾，公其目擊。

志願軍殉職之日，有人舉以告其妻母，均曰：我不為悲，但覺快樂，因其夫其子，業已成仁矣。茲憶謝英士先生語余，設屈臨難之時，當一死之了之，今果如其抱負矣。五君遇難雖慘，實其子孫之光榮，諸家屬，當勉抑悲憤引以慰慰可耳。

抗戰以來，我國同胞，流血者百餘萬人，流淚者千餘萬人，我輩在此既為難難同仁而流淚，更莫為民族而流淚，務期以我人之血淚，洗民族之大恥，將來子孫讀歷史之時，知端賴此五位先生遇難之影響而成，則其義矣免。

悼汪師

韓南同 敬啟

嗚呼先生，風聞俊英，桃李遍植，門牆為壘，譽滿瀛海，聲聞於京，爭先延納，咸慕聲名，攝理度交，財務清濟，腐骨赴港，責任圓融，真意優寇，悉其暴行，先生剛烈，誓不兩存，視死如歸，殺身成仁，高風亮節，萬古典型，嗟乎先生，浩氣常存，為國捐軀，名垂汗青，無節吾輩，頌

「白馬」數百人同聲一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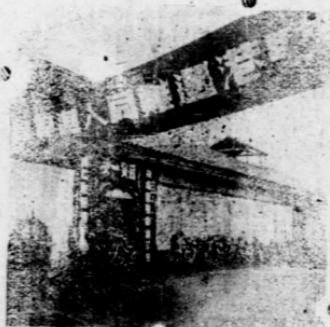
敏甫

——駐滬殉職同人追悼會彙編——
四月九日，風雨淒淒，本部大禮堂上，黑黝黝，陰沉沉，一種悲慘的景况，正刻劃出舉行追悼會的象徵。籃球場的四週，掛滿了輓聯，禮堂門口，是本部新運協進社送的輓聯和橫額，橫額上題着，「同聲一哭」四個字。走進禮堂，一陣稠濃的檀香味，週圍盡是祭幛和花圈，莊嚴中帶着悽愴的景象。

二點鐘振鈴開會，參加的人陸續到來，禮堂上擠得水洩不通，本部高級長官，幾乎全體參加，還有許多外來的賓客。不久部長和盧次長也步入禮堂，隨着儀式就開始了。國民政府的音樂隊，在後面奏起哀樂，祭幕漸漸的揭開，在祭幕上頓時顯出五位遇難同人的畫像，音容宛在，增人追念。突然拍鑼一聲，大家心中都一跳，原來是謝英士先生的夫人昏過去了，其餘遇難同人的家屬，都號啕大哭起來，此情此景，就是鑽石心腸，也得落下幾點同情之淚，會場上更顯出了悲慘的景况。接着是主祭的部長，和陪祭盧次長，章顯同，王參事，和物資局何局長潘若等先後步入祭台，獻花，鞠躬，默念，讀祭文，一幕一幕的做下去。

祭完完畢以後，由新從香港脫險回來的徐司

長承煥，報告被難同人遇難經過。報告畢，由部長致詞，開頭部長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說不出話來，因為部長一向拿交通部當作一個大家庭看待，大家庭裏死了幾個人，做家長的自然是非常悲痛。部長先報告五位同人在滬的任務。接着他說：「交通部的人，為抗戰祇死五個，還不算多



本 部 追 悼 會 門 景

……輓……聯……一……斑……

烽火窮南洋登期邂逅鬼鋒守職成仁哀哉五烈
姓名昭竹簡此日淒涼設奠哀忠顯節辜矣千秋

——張部長——

魂兮慘歸來想鶴髮猶帶血
命也無可說長才鬱鬱竟逢兇

——盧作孚——

虎尾陸人報國精忠著青史
英才不祿招魂追悼奠生芻

——徐恩曾——

海水正深飛血濺離離悲浩劫
夕陽難久駐魂歸猶待崇朝

——王福風——

諸君慘死歸歸但大節已成便堪千古
惟我餘生虎口矢深仇必復期以三年

——陳策——

魂魄豈能安萬里雲天悲永隔
英靈誰不願九泉涕泣望中興

——梁寒操——

竹蘭流芳報國不殊死蒼場
海天憶舊旌忠應有慰英靈

——陳伯莊——

傷心國者請細看南島地勢
屈指單于驚祖東吳江山險秀夫

駐港殉職同人事略

記者

謝英士

謝英士字英士，廣東梅縣人，年四十三，幼敏慧，有異秉，孝友剛介，出於天性，年十五隨父橋居星加坡，肄業中學，賦性冠其曹，時北平清華學校海外招生，南洋得錄取一人，謝君獲選焉。民國十二年畢業後，留學美國，入科羅拉多大學，得經濟學士學位，復入哈佛大學企業管理學院，得碩士學位，在留學期間，即參加革命工作，十五年返國，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秘書，國府發都南京，調任財政部科長，北伐完成，奉派滬赴北平接收前財政部稅務事宜，旋歷任財政部河北煤油特稅總局局長，湖北捲菸統稅局局長，湘鄂贛區稅務總局局長，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專門委員，兼中央財政組副組長等職。先後八年，對中央經濟政策之實施，及稅制制度之建立，擘劃精詳，多所貢獻。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初抵平津，謝君奉命創辦煤油特稅，雖屢受權政，而廉潔自矢，首創稅款改由國家銀行按日收解之議，財政當局予以嘉許。二十四年冬被任為鐵道部總務司長，當時總務司兼辦人事、育才、勞工等科，夙稱繁重，謝君處事周詳，而於鐵路人才之儲備，勞工待遇之改善，

及扶輪中小學校校務之整飭，尤悉心規劃，積極推進，并先後兼任鐵道部科款委員會委員，購料委員會科款保管委員新路建設委員會委員，并代委員長職務，部路人員資產審查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新生活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軍運委員會委員，浙贛鐵路理事會部代表，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委員，鐵道部武昌辦事處主任，鐵道部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抗戰軍興，奉命赴滬籌辦公，兼對外接洽一切事宜，二十七年交贛南兩部合併，改任本部參事，兼購料審議委員會駐港委員，旋改就專門委員之聘，奉命研究戰後交通事業復興計劃，并仍駐滬籌辦購料審議事宜。著作之刊出者，有馬克斯主義之批評，最近七年來中國財政之興革，及從財政學理觀察中國現代之財政等，皆立論精確，闡發甚多。

江仲長

江仲長，江蘇武進人，生而岐嶷，幼承庭訓，即端重如成人，封翁以知縣分發湖南，旋循益陽，先生隨至任所，肄業長沙高等學校，轉湖南專門工業學校，辛亥革命，曾任上海信成銀行職員，非其好也。旋入聖約翰學院研讀，未幾負笈赴美，入麻省理工學院，研習機械工程，得理學士學位。民國十一年學成返國，受湖南岳麓山機械

工程學院之聘，繼復任漢冶萍公司工程師，時安徽建設廳長，推重江君品學，延主安慶市工務局，雖為時未久，而所至皆有聲稱，願江君處於數理，慨念師資缺乏，思宏樂育之懷，爰於十七年改就魯南及交通兩大學之聘，執教於上海，循循善誘，學子皆樂受甄陶，各大學聞風欣慕，爭相致致，不得已勉任光華當日之講師，先後達八



自右至左：
1. 石和生
2. 江仲長
3. 謝英士
4. 程越
5. 毛觀慶

年，受業者數千人，門額極窄，一時稱盛。二十五年就任鐵道部財務司副辦，凡金融之劑劑，公債之籌募，產業之整理，以及款項鈎稽，簿籍查訂，靡不悉心規劃，贊助推行。旋復兼任財務研究委員會委員，平漢購料基金保管會秘書，購料委員會料組主任，購料處副處長，機工車料會委員，材料組副主任等職，極盡奮軋之勞，均能措置裕如。二十六年抗戰軍興，即派駐香港，辦理料款事宜，二十七年交通鐵道兩部合併，統

設計處對工程師，二十九年調部疏建工程處服務，三十年調公路運輸總局，主辦漢口公路加油站，建築工程事宜，前往昆明，隴成等處監督工程，是年秋調運輸統制局液體燃料管理委員會工程師，課長，又往昆緬緬推進加油工程，先後任職，皆以精勤不懈，為當事所倚重。去年本部以橋樑設計處香港辦事處橋樑設計，及物資搶運諸務，需才孔亟，爰於十一月十八日派赴香港，甫兩旬即

港變發生，適以身殉，年甫二十有七耳。

毛親慶，江蘇吳縣人，少年負笈美國，入密歇根及本雪凡尼爾大學，習英文文學及土木工程，先後得學士碩士學位，歸國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聘為教授，調理積澱，講解潤滑，為學子所愛慕，旋應京滬滬杭甬鐵路局之聘，任秘書及文庫課長，以幹練見稱。比京滬鐵路興工修築，被任為副工程師，抗戰軍興，本部任為材料司技師，駐派香港採購服務，主辦英文公債，選辦訂約及驗料諸務，勤慎從公，清廉自守，為同人模範，港變突起，旋告淪陷，毛君鑒於周運清勢，不可久居，乃由間道內遷，為敵拘斃，卒於廣東臨川途次，年五十有一。

悼謝英士君

陳伯莊

嗚呼英士，晉容如昨，鯉魚歸海，繁華夢覺。華亭鶴淚，春不復春，青山無語，有未歸魂。風雷之憤，珊瑚之器，自昔才難，况兼兩美。平生風義，一士千金，傷懷永念，黑月楓林。

石和生

石和生，廣東番禺縣人，年三十二歲，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科畢業，歷任京滬鐵路工務員，及湘桂鐵路

桂南段工程司，二十九年五月，本部派為香港材料處運務主任，港庫運務，夙稱難辦，香港政府統制運輸甚嚴，法度周密，不能有絲毫出入，而當地工人，又不易駕馭，因應付不當而稍延遲，致者屢相接。石君就職後，一以誠篤勤敏處之，先後歷數年，事無弗舉，轉輸器材，輒多於他人。迨港政府頒禁止材料出口之令，先生獨能據理力爭，卒獲簽准內運，因此各機關委託港庫代運材料者日多，石君雖應接不暇，顧念我我國物資

來函

諸客者，先兄英士此次在港殉職，辱蒙至愛，兼荷誼篤雲天，仰見光臨泉壤，宏詞發煥，同享哀之發喪，追悼情狀，彰著車而哀集，凡茲稠疊所加，益覺淚滂淋漓，顏前悲慟折翼，鴻雁下，失水日以銘心。專函申謝，祇請慰安，並乞

鄉 趣

凡兩所建議，皆洞中肯綮云。

鄒越，廣東大埔縣人，十七歲畢業東吳二中二十二歲畢業上海交通大學，得土木工程學士學位，同年赴美留學，入康納爾大學，專攻土木工程，及建築水利等科，得工程碩士學位，赴英倫及歐洲各國考察，二十七年回國，任交通部橋樑

謝 潤 齡 謹 啟

笑園
人語

香港撤退記

劉承符

戰時 百景

去歲十二月八日晨八時許，

余方起身，忽聞警報聲，既聞高射炮聲，炸彈聲，連環而起，知事不妙，出門沿彌敦道南行，街上行人張皇，每人均有不知所措之表情，余亦不能例外，遇友即互探消息，最後聞日本已先向英美宣戰矣。

抵材料庫，同事已到數人，相對無言，默然久之，遇事張皇固然不可，而假作鎮靜，亦無濟於事，當前問題，即（一）關於卷宗帳冊報表，票據等如何裝箱疏散，（二）同仁事前奉無準備，囊中空虛，需款極急，如何請求上峰接濟。

駕解決前一事，乃急派工友取卷箱金銀具，將所有文件連同打字機計算機等裝入箱內，編列號碼，準備寬得安全地方疏散。關於第二點，本庫兼代主任盧處長祖詔關心僚屬，至稱周備，未待同仁請求即允先發救當月（十二月）份薪津，並預支卅一年一二兩月份薪水。同時奉部座致注報

劉電謂：「此次香港事變倉卒，同人困難，十分關心，仰酌量接濟款項」等因。部座關心同仁安危，至深銘感。奉准九交通一水相隔，平時七分鐘輪渡可以通過。戰事發生後，英當局即宣佈乘

船須請准特別通過證，一概市民一律不准渡海，銀行多在香海，存摺已提出存於香港舉行採購

處，因交通不便，及當時環境變化過速，惟搜到一部份現鈔且均係五百元一張之大票，當時兌換困難，故九龍同仁多數未及具領。

戰爭爆發後，每日警報頻頻，公私事務俱須停頓，防空洞極少，不能容納百餘萬之市民，羣衆均在騎樓下躲避，扶老攜幼，爭先恐後，爲狀絕慘。日方轟炸目標，首在飛機場，其次爲軍營，市區甚少投彈，聞警德飛機場民航機被毀六七架之多，其餘未及起飛者亦均由英人自行焚燬。

日軍兵力約兩個師團，分兩路進襲，一由大埔沙田沿廣九路面向南攻，一由青山海面登陸沿公路推進，復配以飛機及海而長距離之軍艦砲火。英方人數甚少，聞僅以數千人應戰，終以業寨懸殊，節節敗退，九龍鑿於十一月廿五棄守。十三日撤回港府勸降被拒，復以全力襲擊香海，砲火

密如連珠，聲音之大，震耳欲聾，滿天雲霧，草木皆兵，居民在砲火交織之下，只好聽天由命，不得不求生死於度外，如是者約七晝夜。十九日敵在香港北角銅鑼灣等處登陸，復以降傘兵部隊數百人襲擊淺水灣，兩面夾攻，悲戰至烈，昔日

高樓大廈之住宅區，已成破瓦殘垣，十室九空，水電斷絕，車輛多被破壞，遺棄之器，過路民衆不少，屍體遍陳街市，斷臂殘軀，慘不忍觀。廿五日下午一時，日軍衝至跑馬地，糧料過道，英軍不支，遂被迫停戰。

在戰事發生以前，英政府統制食糧辦法至善，規定每元五斤，任人購買，不加限制。日人佔領後，米店閉門，街市雖有小販設攤售賣，但數量不多，價格與日俱增，最初每斤一元二角，其後漲至二元四角，宿舍同仁各覓安全地帶遷出，最後只到余與王占恩君及女僕二名，存米食完，無力再購，乃以黃豆紅豆綠豆大麥數種雜糧充飢，當時視白米飯爲靈上珍品，普通人之家有舊存白米者，乃改食稀粥，家家如此，困苦極矣。

九龍方面，在英軍已撤，日軍未到之青黃不接時期，爲一般流氓之黃金時代，彼等持械乘卡車由九龍城沿太子道彌敦道搶劫，入門先稱借錢，索十餘元數十元不等，或乘虛取財而定，名曰保護費，如家中無人或閉門不納，則必破門而入，滿載而去。材料庫工友某家中人口衆多經濟本不充裕，原非劫掠之對象，因其所居左右鄰

黨屬下流人物，其全家遂被劫一空，甚至床舖桌椅均被搬去，亦云慘矣。又有同事某君領薪返家，途中遇匪，揚刀嚇止，財物盡失，行未數步，

又遇第二批，復將其西裝割去，返家已面無人色，房東憐之，與以衣食，得免凍餒。日軍到後，商店閉門，沿街小販所售物品，大都搶劫而來，一般物價除食品較昂貴外，其餘衣簪等物，價格反廉。

日軍進入市區後，街道不時戒嚴，巷口由日軍把守，用白紙寫明「嚴禁通行，違者槍殺」。行人稍不注意，冒險通過，因而被殺者，常常有之。民宅常有日軍光顧，軍官較爲客氣，進門略觀一週即去，士兵則良莠不齊，間或有搶劫情事。某日午余在宿舍，忽聞扣門聲，開門見日兵三人進門，直向裏間五雜櫃而來，搜查良久，取去那像機一具，鉛筆一支，剪刀一把。女僕二人急避余後，說懼不已，蓋恐彼等有非禮舉動也。

隨日軍而來者，有三件法寶，即烟、賭、娼，烟烟平時在港，不難見到，惟賭博一事，英人鑒之甚嚴，日軍到後，沿街押寶骰子番攤，到處均是，一般無知愚民，趨之若鶩。

日軍佔領九龍後，余多日未曾出門，某日天氣晴和，余出門散步街市，見市面情形，與戰前迥不相同，荒涼景象，有如隔世。

逃出

蕩劣頑抗，絕不願久留，吾等身爲公務人員，恩離之心更切，奈返國途徑，曾人人殊，且聞粵境

因竊盜賊起，難民之被劫者，輾衣褲不留，飢

寒交迫，每致凍餓而死。同仁等終日茫茫，當時個人心中之焦慮慘痛，誠非筆墨所能表白其爲一。旋有甘子棠先生願作領導，同仁等喜出望外，咸願相從。甘君粵籍，曾任余司令長官處副官，從戎有年，氣概素爽，有兼通國語者頗衆，吾等遂

東路情形知之甚詳，且沿途相識者頗衆，吾等遂公推周瑞田君代表與甘君接洽，凡在當時環境許可隨路而行，均可加入，召集結果，計有周瑞田、劉裕，張國方，周芳培，錢玉成，杜鶴榮，馮美光又有李司長夫人及男女公子，汪雷紳夫人及小姐，羅成樹、毛文鐘，王元均，謝德、陳廷輝諸君眷屬贊筆者共約卅餘人。盧國長因私務未了，未及隨行。關於保證，途程，行李等等，均由周甘二君磋商規定。

服裝一項，個人均購備工人裝一襲，即香港一般平民常穿之短褲褂，化裝作難民狀，並自負包袱一個，與普通難民隨行，以免敵人注意。

甘君先在青山道寬安客房一所，備同行者集中出發之用。一月廿七日吾等分由寓所起程，齊赴青山道，晚間陸續到齊，毛文鐘君最後扶杖攜眷而來，似不勝其勞累者，年高跋涉，尤備辛勞。

魔窟

次晨黎明，挾夫至，探更既畢，由甘君發令

啓行，余之行李由張夫收束捆綁，屢次登程過重

行經過沙田，晚四時許抵大埔，全程計四十五里。到後頗覺勞頓，因思自身正在壯年，竟感體若，是其老弱婦孺，又將如何？晚宿大埔戲院，時逃難者衆，全院上下均住滿，人聲嘈雜，嬰兒啼泣，使人不能入眠。

翌日由大埔出發，復沿公路行，午後二時許抵沙頭角，此處爲日軍之最後防綫，設卡檢査，警備甚嚴，其正式軍隊對於檢査難民尚屬規矩，吾等經過，令將行李打開檢視一遍，並不細翻，迨一通過後，感甚慶幸，以爲可以平安渡過難關矣。不料復行里許，遙見日兵三五成羣，服裝不整，分立道傍，行人經過，均被搜身，無一倖免，多人財物，被劫一空。其搶劫之對象，第一爲金錢，第二爲價值貴重之微小物品，便於攜帶者，衣筆等物，最爲歡迎，搜查時間甚久，總計關卡不下十餘處之多，說難日軍勢力範圍後，天已薄暮，舉目遙望，嶺巒綿互，山道崎嶇，茂草叢生，羊腸迢遞，行數里，天愈昏，幾不辨途徑，復恐日軍隨後追來，心益慌亂，欲先行，又不

得，蓋焉道曲折，備嘗艱辛，無從越過。此次同行中由甘君率領者約二百餘人，此外尚有南華廠工廠之工人，銀行界職員，惠陽商會所聘之陪僑團體，總共不下數千人，全隊受延數里，如畏蛇陣，言語嘈雜，秩序紊亂，毛文鐘先生全家俱屬老弱，艱於行，途窮後，復被日軍追及，對毛氏父子，認爲可疑，備加凌辱，將打不已，亦云慘

矣。吾等深夜趕至大梅沙，露宿街頭，飢餓難忍，適有販粥者，以普通飯碗盛之，加青菜少許，雖道若湯，每碗售價國幣一元，此時方始領略國內物價之昂。

次晨黎明，又復前進，大梅沙至黃竹坑一段更爲難行，崇山峻嶺，羣峯林立，亂石交錯，飛至山巔，陽光甚烈，汗流浹背，疲憊不堪，渴甚，取道旁稻田污水飲之，衛生一節，只好暫時不談。

翻過數個山頭，遇匪持械守道左，旁置巨籃，內鈔票壹，過路行人均須付買路錢。甘君先往與洽，說明我方人數，一次付款若干，始准放過。此類關卡途中遇五六次之多，某晚挑夫數名行走過遲，甘君未及趕上，途中遇卡檢查，行李盡被割開，劫去衣物不少。

一月卅日至大井村，寓育賢中學，夜間一時許，方睡熟，聞君來告曰：敵一小隊明晨由龍岡經過此地，吾等必須先行，免與遇，囑即整理行李，準備啓行。時猶在深夜，氣候極寒，戰慄不已，待天明已行三十餘里矣。午後到達淡水，宿古廟內。

淡水會 敵營極，地方破壞不堪，屋舍蕩然，居民多走避四鄉，街市冷僻，詢諸鄉農，謂敵我兩軍在此彈丸之地，曾爭奪數次，屢進屢出，相持甚久，以至摧殘如此。

午飯後，又得情報，謂島情况不明。旋惠馬繩陣隊長特來報告，謂島戰事激烈，不悉前

往，須繞道遊藝，永和，良井，越過感陽，到達橫瀝，再乘船北上，方屬安全。吾等遵前前行，果然安抵橫瀝。

重親 天日

自脫離敵入羈絆後，沿途未見我國正式軍隊，及至橫瀝，始見我軍，心中愉快之情，難以形容。

到橫瀝不久，聞炮聲轟轟連綿不停。時戰况不佳，當地居民與各機關亦準備疏散。周君急雇巨艇一，吾等倉皇落船，沿東江洶流而上，晝行夜宿，船小人多，坐無餘地，痛苦不堪，胃狀，連續四日之久，始抵河源。

二月七日午抵河源，曲江材料庫王主任以護隊同事來碼頭招待，首將大艇辭去另換小船四艘，每艘可容六七人，較爲舒適。次日繼續開行，沿江山坡起伏，村莊隱約，風景絕佳。舟行三日，清風和煦，瀾波不興，迨將近龍川，氣候轉寒風大急，船隻久失修，窗門不緊，四處滲水，被褥濕透，吾等縮縮擁坐，候至天明，抵連龍川登岸寓合記旅舍，時正陰歷年尾家家更換桃符觸景生情，思想益切，因念逃難離暫時告一段落，而目標仍甚遙遠尚須長征，憶及家鄉淪陷，骨肉分離，自身又在漂泊，家人何日團聚，生活何日安定，實念及此，悲感交集，余不敢深思，急借酒消愁，與同仁暢飲，旋沉沉睡去。

曲庫派來卡車一輛，人數過多，不能全部容納，遂商定有眷者留待第二次啓行。二月廿三日吾等先行，當晚宿連平，次日抵曲江，沿途公路不平，彎曲太多，細雨紛紛又兼道路泥濘，車中搖盪不穩，幸同伴中，互唱小曲遣興，精神爲之一振，稍免險惡之苦。

車抵曲江，料庫同仁，已備妥小艇五艘。留備吾等居住，因旅館在城內，日間旅館均須疏散，出城，不准居留，小艇在城外自設，均晚間由庫同仁設法招待，菜蔬豐富，以難民胃口嘗此佳肴，益覺甘美異常。

廿五日晨五時搭粵漢車北上，路局備三等臥車一節，花車一節，日供三餐，雖家常便飯，而豐滿可口，逃難至此，心始安矣。當晚六時抵衡陽，原車過軌轉湘桂，將達冷水灘，適湘桂鐵路調度所郭主任保勳登車來訪，堅囑余下車到彼處一談，情意拳拳未便固辭。郭君余之同窗也，精明幹練，主持湘桂調度事宜，尤著勳勞，久別重逢，益覺親密，談及以前種種，大有今昔之感，不勝唏噓。

廿七日晚抵桂車已停於桂林材料廠，在桂航棚數日，遊覽各處，桂林風景稱優美，某日約友數人同遊七星岩，行至山有洞口狀若南京之三台洞，船導持火把引路前行，高低曲直，黑昧如漆，奇石突出，嚮導俱可一各之名之，異形怪狀殊有奇觀。

三月七日仍乘原車，繞道，八日上午七時半抵梧州，入對桂路，當晚七時到金城江，住對桂路賓館，十八日晨搭卡車啓行，晚宿獨山，廿一日晚到貴陽，十五日午至遵義，十六日上午抵渝，此次行程共計四十八日，飽歷風霜，終於投入祖國懷抱，中心興奮，頓忘旅途勞困矣。

特稿 選載 津浦鐵路車務第四段各站撤退記 修城

編者按 敵軍侵入魯境，津浦膠濟兩鐵路線，首先被佔。本刊七十九期中披露邵海秋君作「論路後之魯省交通現狀」，對於膠濟路撤退情形，言之甚詳，惟於津浦方面略而不談。本文係津浦路車務第四段各站撤退情形，內容翔實，足備蒐集抗戰史料時之參考。

民國二十六年年底，敵軍侵入魯境，驅復渠軍，即從山東自動撤退，彼時：膠濟路全綫及津浦路北段機車車輛奉命南退，敵機實間終日沿鐵路轟炸，連續數日不停，截至二十七年一月一日泰安車站積存之機車車輛已達三百餘輛之多，而疏散工作，又祇限夜間進行，窺敵機沿綫轟炸之用意一則威脅我方軍隊之後退，再則將路軌炸毀，使趕修不及，俾機車車輛無法向南撤退。二十七年一月二日晚間，路局及線區長官，會親臨泰安車站監視機車車輛疏散工作，車六段段長趙光斗及余被派擔任執行此項工作，當余等抵泰安後，見該站員工已為數寥寥，且均食宿失常，精神體力，更異常疲倦。入夜由工務員工先搶修炸斷路綫，二十二時起乃開始向南疏散，所有北行列車均停，南行列車，每經十五分鐘，即跟蹤行駛，不持路籤另給特別證。三日二時左右，趙段長隨司令先走，並挽余同行，余以泰安員工，

二日將晚，余所乘之最後列車多有附掛生火車者，均須上煤上水方得開行，又加軍車塞途，不服指揮，是以愈形擁塞，余抵站後，即與軍事長官洽商，凡無在濰陽停留之必要者，急行南開，以免閉塞路綫，當時在站員工，深懷責任之重大，不避一切艱難，雖異常，有「段站長官若不離開本站，余等縱因公至死亦決定追隨到底」之語，其忠貞與負責精神，至堪欽佩。一月二日晚二十點鐘，鐵道兵團副團長嚴密告余謂已奉到上峰命令，將於三日晨破曉前儘數撤退云云，余乃告知各車用列車主管長官，請彼等即行撤退準備，同時即命車四段各站員工眷屬及已退至濰陽待命之各站員工隨員一列車南行，約二十一時許，余親赴站長公事房視察，適副站長華根文當班，其餘各員司多已離站南去矣，華以趕令列車開出，故會親自接掛車輛，不棄將手都碰傷甚重，其勇於從公精神，深可嘉許。余當用溫語安慰，並請其休息，余乃臨時執行值班站長職務，將存留濰陽車站之十三列車，掃數南駛，無一輛車之遺留，當余隨後列車離開濰陽時，因有果累不獲後退之各工友，頗向余致歉，並表示依依之情，直至最後一分鐘，

已為數甚少，且俱經工作竟夜，疲勞已極，余若亦隨同先走，必致影響工作，是以余仍留泰，執行疏散工作，直至各列車疏散完畢，方登最後列車南行，泰安南一站為東北堡，即入車四段範圍，一夜向南限縱行駛二十餘列車，泰安至濰陽間各站，祇大汶口站有給水設備，濰陽站有給煤設備，集於泰安之列車均已停留二三日至六七日不等，機煤雖有少許，而水質則無不乾涸，在泰安因急於疏散（若至天明疏散不完敵機必來轟炸將不能撤退或疏散矣）乾湖機車祇加水少許，即急急南行，余夜間在泰安執行列車疏散工作，同時仍須指揮監督車四段內之列車行駛事宜，因沿途車輛閉塞，站道過少過短，且列車行駛秩序失常，疏散交會，諸感困難，幸本長官指示，並各員工均能沉着應付，井井有條，得安然渡過此行車困難，由東北堡至濰陽各站間員工俱隨余乘最後列車，退至濰陽。

對其職務不稍懈怠，實令余衷心感激，當余所乘最後列車，經過最後撤位時，余曾給以看守該聯車之職權夫數元鈔票，並與握手鄰車道別。

避陽工，機，警各段長，俱未退出，並於撤避前，即已離去。工，機，警三部份員工無人指揮，使余執行職務，大感困難，幸余與各部份工人均甚熟悉，並情感融洽，故余請彼等幫忙時，無不樂為之助。當撤退前夜，據濟南站長劉鳳梧報告：該站有一貨車出軌，急待救援，因距離撤退之時間已近，且敵人已越泰安站南下，至南靜站附近，人心甚惶恐，但余立志，對本段各站所存機車車輛，於撤退時，必須作到無一輛車之遺留，故急派機車一台，機匠四人，攜帶救援工具，趕赴救援，當時車站除車務員工外，其餘部份

因主管人已去，工作人員在站者甚少，余派救援機車赴濟甯時，工匠及司機均現難色，余以好言相勸；並當給以每人飯費五元，又得獲務驗車員黎開元君之幫助，彼等始允往，黎為人爽直，對職務極端忠誠，故仍能無主管人領導時，自動為國服務，實令人敬佩不置。單據至濟甯站後，加至車站人員之援助，未幾即將號數車輛起後，運至滋陽，濟甯站員工亦隨後列車退至滋陽，非劉站長作事迅速，勇敢，則此軌之車輛必不得救矣。

由滋陽撤退之前一日，尚有一事可資記述，即余乘之勇毅忠愛之表現是也。緣余於敵入陷濟

南時，即在滋陽城天主教堂內和房一間，以備敵入如果突至，備余之妻小臨時避居處所，因彼時南行列車，雖尚未斷絕，但魯地各地，因機車撤退，秩序蕩然，任何列車，俱擠擠不堪，故有無一車能登，無位可坐之現象。一月二十七日十七時，余妻至余之公事房，謂余曰，聞工，機，警，各段長，均已移住天主教堂，決定不再退矣，君意如何？余答以余決定南退，雖問後是否可隨同南退，余妻答以秩序已亂，絕不能再行，祇好暫在教堂居住，嗣後再徐圖設法他避。余妻當問以君此時去無危險乎？余答以絕無危險，諸君放心，當時因車機各員工多有包圍向余要跑車飯費，及要求發放薪工等費，並時時須與局，處，及本段未論陷各站用電話聯絡，情形至為忙碌，余妻不忍向余多言，擾余工作，即向余說派作別，並囑以諸請珍重，孩等有我照料，不必分憂，此後可能設法回家，余等即回家，君努力從公，不必分心。余我等等語。余妻之言，實勇毅忠愛，余衷心感

受最大之安慰。

一月三日晨三時，將所有滋陽站列車都退後，余隨最後之鐵道兵團總隊列車，緩緩由滋陽站南開，余登最後之守車，至此余已二日夜未曾交睫，一日祇用一餐，但因工作繁重，且均萬分緊張，故不覺任何疲倦，當乘車離站里許，回望對此二載有餘之工作地點，實不忍別離，又當余走後，驕傲夫仍未即時睡去開位，其忠勇之情形

實給予以深刻之印象。晨四時左右，列車南行，過滋陽大橋里許即停，鐵道兵團總隊圍捕余下車，彼指揮鐵道工兵在橋柱安炸藥，裝接電管，總指揮工作人員，俱離開橋樑約二里許，伏臥樹下，電管一接電池即轟然一聲，橋墩破裂，橋架下落，碎片飛向四週，碎然作響，回至橋端查看；則橋架橋墩均已脫落，惟向橋樑破之不拔底，故又舉行第二次爆破，則橋墩亦被徹底炸毀矣，列車乃南行。

滋陽撤退後，敵入當日即行佔領，余乃以樂縣為車四段辦公地點，撤退……，鄭縣以南各站員工，尚未奉命撤退，但鄭縣縣長警察所長，及駐軍均輕撤退，僅有鐵路員工，尚照舊支持。一月三四五三日之中，余每日均乘交通車帶有武器警察十五人到鄭縣視察，站長危家驊人極老練，並甚鎮靜，未奉命撤退之前，全站員工，雖知敵入即在鄭站滋陽縣，但無人呈現惶恐狀態，余衷心殊以為慰。五日渡後，余所乘之交通車即抵鄭縣站，攜帶站長

其城內巡視一週，商號及居民知此城即將淪陷，幸宮閉門掩戶，避難他鄉，城內及車站附近，僅有少數居民，尚未他遷，當余等返車站時，即據派至滋陽縣之偵探報告，敵入本日準備由滋陽南來，並已有便衣隊潛伏鄭縣城內。同時並據車站附近人報告，本縣某某等數人已與敵人有串通，即將被敵入認為維持會主持份子，環正等備備避日

本皇軍云云。當余將上項消息，報告路局長官後，即令站長拆除電話割除電線數十公尺。並將各

公物物件，裝置車上，於十三時五分，令列車急行南開，後據鄭縣人逃至靈縣者云，當日余攜帶鄭縣員工，乘車離去後，約十分鐘左右，敵人先遣部隊已開至鄭縣車站。余聞之且喜鄭縣員工及本人未見擄於敵人，而安全退出，雖然亦云險矣。

佔領 靈之敵人，當日即佔領兩下店，蓋因彼時，韓軍軍隊撤退，中央軍未到，故敵入山東地界以來，如入無人之境，佔領任何城市，向未遇抵抗。

一月六日，余退往靈縣。靈縣地方情形之紊亂，一如鄭縣，但余奉路局長官之命，決不撤退，並於靈縣臨城開交通車，以便利我方之交通，並安定地方安撫路員工之情緒，在靈縣辦公時期，余奉路局長官之命，每日派偵探二三人，前往敵方偵察敵軍情形，得知敵軍分駐靈陽鄭縣及濟寧等處者甚多，彼雖知韓軍早退，中央軍隊尚未到，魯南空虛，但彼之給養完全仰賴就地徵取，又如孫(桐萱)曹(鵬林)兩師，尚在魯西，濟甯附近待命，故對魯南明知無備，亦不敢派長驅深入也。當地民衆對我鐵路員工於軍隊及地方警察縣長俱經撤退之後，仍屹然未退，努力維持之情形，深致佩服，靈縣縣長及其屬員等，見韓路員工未退，彼等以職責所在，

去而又復折回，靈縣城內交通館電報局電話局員亦支持至最後危急時方始撤退。

一月下旬中央軍川籍軍隊鄧軍團一二五師之誤調，開抵靈縣，團部即駐札車站，余曾將敵人情事，儘量供獻，旋該團之景新部隊，乃移住於靈縣站北之兩下店車站，敵人亦陸續推進至兩下店之另一頭，並築堅強工事駐守，敵我兩軍各據山頭，可以相望，且不時砲擊，互有傷亡，我軍除於董用相機砲擊外，夜間常派出少許軍隊夜襲，敵則堅守，無不敬外出一步，但每次夜襲，達到使敵消耗大量砲彈及子彈之任務，我軍則毫無傷亡。川軍之配備不佳，即每個士兵使用之步槍，亦均過於陳舊，重武器則祇有迫擊砲，且數量不多，但紀律極佳，作戰精神異常振奮，民衆深為愛戴，由一月五日至三月十五日之二個月中，津浦旅客列車，北端僅通至臨城，由臨城至靈縣即開交通車，局令余全權主持之。余派傅秉中劉峻山担任維持交通車秩序，二君忠貞從公，不避艱苦，是以列車秩序之維持，尚可保持至相當良好之程度。

當余在靈縣指揮軍運時，民衆對每次軍車之到達，輒歡舞歡欣，頌首稱慶，願自動參加軍隊輛重裝卸工作，其工作之效率，亦異常神速，每次軍品列車到站後，一小時左右，即可掃數卸完，其鼓勵於軍人作戰之情緒者，至為偉大，某水則由民衆自動預備，並派人供應，且自動為軍隊

運彈子彈給養於最前方，及担任掩護死亡官兵，並將傷兵運輸至後方醫院，其對工作之觀念，俱衷心情願，認為係自己應盡之義務，其對國軍熱情之流露，及軍民合作情誼之表現，可謂毫無遺憾，即我鐵路工作員工，亦莫不受其感召，忠勇奮發，淹於情表。靈縣敵我對峙之兩下店，僅十四公里餘，轟轟砲聲，時有所聞，我等亦司空見慣，處之泰然，毫無驚惶之色。

三月十六日晨五時，即將停留靈縣。在靈縣站，準備寫員工退却之最後撤退。列車，向車站南洋外，作防空疏散，靈陽車站陳司令及鐵道兵團團附，並各屬員及隨員士兵等俱乘該車赴站外防空，車站及車四段員工因職務關係，俱未離開車站。此種情形每日如是。六時餘，聞靈縣城東機關槍聲大作，密如爆竹，愈聞愈近，據軍車站駐軍通知，敵人已到城東等語，余即將暫在情形，報告路局，並奉命撤退，當命站長速將防空室退回站內，俾無妨礙，執知防空駐軍(係川籍王師長師長部)下三月十六日靈縣鐵路公赤以身殉國)亦奉命退入城內，時該營營長，民衆惶惶異常，紛紛向西南二方向逃走，余當令各員工運務各電話拆除帶走，重慶公文，亦分令各人攜帶，急從步南行，因各人之負力有限，多攜帶電話機等重要公物，對各私人之衣物，因列車已走，俱未能帶出，

步行聯絡站後，即順路基之西便道南行（因敵人從東北方進擊）見當地民衆，扶老攜幼，呼兒喚女，倉猝奔竄，窮狀至慘，約行四十分鐘，即抵膠濟站南側之南沙河站，由膠濟司令退出者，計有積安劉魁柱，站長王有壇，善班站長簡永和，張萬祥，毛克明，曹文濤等數人及工友王玉。

步行至南沙河站，即見防空列車在站等候，余旋據南沙河站長朱積年報告，謂楊局長謝處長及高參謀長俱嚴厲電令車站陳司令將若等設法救出，余聞之未遑向路局長報告，即向魏團附及陳司令會商：「在膠縣北十公里」尙有我方鐵甲車兩列，我等現即應將軍急開回膠縣（約二十分鐘可往返）站，將遺留在膠縣之四輛煤車拈出，以免遺失上語畢，余當即指揮列車急速北開，隨余同去者，有劉魁柱，魏團附及陳司令，陳魏等因方受長官之責斥，潰棄段站員工，先行逃去，故隨隨余等北去膠縣檢車，當時余及劉魁柱，魏團附及陳司令等二十餘人（內有數人係魏之衛隊）乘裝前之平車（機車在後）急向北開，甫開出南沙河河北洋旗外，即遙望有我鐵甲車兩列（即在南沙河之我鐵甲車）由北開來，余即令所乘列車停止，並下車向北步行，約二十餘步，即見我北來鐵甲車漸近，速度亦漸減，余等急欲詢問前方情形，尙未及向來車人發言，敵人迫彈即

由鐵路東方向列車密集射擊，余等乃急令所乘之交通車南開，二列鐵甲車亦急駛隨之南下，敵人炮彈，則密集向交通車及二列鐵甲車轟擊，幸未命中要害，三列車直駛過南沙河站之後，南行，余等下車之十人，即順鐵道路基之便道，向南步行，敵人轟擊列車之炮彈，多落於路基西方便道附近，吾等得路基之隔離，未使敵人發現，但已危險萬分，各人俱預料決不能逃出炮火圍，得生還也。當最後鐵甲車尙未駛到，余等步行之處，炮彈最密，其爆炸之地點，亦距余等最近，余當大聲告同人，速隱伏在溝洞內，諸人俱如余言隱伏，計時約三分時，即在余等循行路途之前，方三十餘公尺處，適落一鐵彈，若余等果繼續前行者，或均身葬鐵火矣。在溝洞約十分鐘後，復循路基繼續南行，不久即抵南沙河站北北邊之南沙河水流，該水流向東西，與鐵道適成垂直方向，河之北岸，築有順河之交通壕，時空中已有敵機多架，來偵察轟炸，余等均入壕向西行，一以避敵人之火，二以避飛機之目標，入壕後，余等則分散前行，與余同行者劉魁柱，余顯璋路行四五里，即出壕南行，此時敵機仍不時向壕路附近各村落偵察及投彈，余等南行越過南沙河車站，即見我方之二列鐵甲車俱先後停止，在南沙河站南端約三四百公尺處，遠望機車煙，尙緩緩向上噴烟，余語劉魁柱曰，我方鐵甲車二列停在兩站中間，必被敵人擊毀矣，劉君亦然言言

，當余等行至某村莊時，約十三時許，腹內饑餓異常，向村民請求炒雞蛋一盤，及家常餅數張，飽餐一頓後，付以價值，村人見余等俱係武裝，當時外動員司俱須着武裝）拒不收費，再三婉言，請求收錢，村人曰：君等爲國家打仗，不惜生命，我們略備粗飯，係應盡義務，決不收價，村人已視我等爲軍人，實令我等深感愧愧，但亦不便多加解釋，反滋鄉人疑惑，吾等只好再三稱謝而去，入晚繞道至臨城，知魏團附因身體肥胖，順南沙河交通壕，西行二三里，即出壕走向鐵甲車，行至列車近處，突然發現該車已被敵人佔據，方欲脫逃早被敵人包圍繳械，聞魏被敵人擄後，並未加以傷害，因彼未承認係鐵道兵團團附，稱係司機（彼原出身司機），敵人即命彼充司機云云。

當由膠縣南退時，工友王玉報。借電話機一村，步行隨至南沙河站，余乘車復返膠縣，彼乃留南沙河待命及第一列鐵甲車到南沙河時，彼乃將彼所之電話機，及由膠縣抽出之大小電話機數部，俱放在機車上，由彼看管，不幸機車鍋爐被敵彈炸毀，那水向外湧流，適彼亦在鍋爐之旁，被沸水燙傷，當時尙能忍痛行走，至官橋站，由官橋轉送至臨城時，已不能行動，剩身大部份，皮膚均經脫落，據醫生云，恐無生望，過二日，王即以身殉戰，在前方多日共甘苦同患難之好友，不幸慘死，同人皆不勝其哀憤焉。

余攜劉凱信當十六日晚，步行

抵臨城後，當將險情形報告路局
長官，楊局長謝處長以爲在警備員
檢製

工列車(携有總團附及陳司令之包車)先退，將
站段員工遺棄，官因該列車不服站主管人指揮之
故，故指定一特別交通車，由余全權指揮，不受
任何牽制，當晚余即乘該車赴官信。十七日晨六
時許，余適與住峯官橋之某團長談話，見車站東
邊便道上，敵人結隊而至，最前者爲裝甲汽車隊
，繼以坦克車隊，再繼以馬隊，再繼以步兵，某
團長急下令抵抗，同時我平射砲陣地，亦發砲轟
擊，敵人轉首後退，經過三四十分鐘後，敵又催
軍前進，並開霰射擊，團長乃語余曰：請準備後
退，余即命車站員工準備後退，並得路局相機撤
退之命令，旋即電話，並向車上搬裝公物，所有
員工，俱登車候命，未幾敵砲即向車站附近密集
擊，余乃下令開車南駛，當列車甫出官橋站時
，敵砲即向列車轟擊，守車後部，略受微傷，其
餘機車車輛及員工均無恙，雖頗受驚恐，但同人
精神均振奮，乃南駛至臨城，遂進入車三段管轄
區域焉。

特約
通信

川滇公路實施種植行道樹

楊任農

我國公路植樹之施行，始自民國初年，由上
海青島等市當局之提倡，略具規模，惟祇限於市
區，迨民國二十六年春，實業部曾撥巨款，定購
樹苗，在京燕京杭等公路，廣爲種植，嗣後乃漸
趨發展，并推行至各省公路，今則凡有公路之處
，無不籌畫分植。

本路以昆明爲起點，以四川瀘縣爲終點，全
線計長九〇五公里，沿路所經過之地點，在滇境
者：爲昆明、曲靖、雲益、宣威、黔境者：爲威
甯、赫章、畢節、赤水河、蜀境者：爲瀘水、江

門、納溪、藍田壩(即縣南岸。)等處接收以後
，即以施種行道樹與改善工程同時并進，惟事起
倉卒，籌設苗圃，需費既多，歷時又久，爲節省
費用及節省時間計，故先派員赴全線調查，估計
應植樹苗數量，以便選購樹苗，責由各段道班，
分別種植，迄今已歷時年餘，所種成額，祇以滇
赤段、購苗較難，大部分尙未施種外，其餘如杉
昆，赤杉兩段，則均已栽植完成。茲將各段施種
進度概況，列表於後：

段名	栽植株數	成活情形	備考
杉昆段	三〇・八〇六	百分之六十五	全段
赤杉段	七二・八〇〇	百分之六十	同上
赤段	三・四〇〇	百分之四十	納溪至藍田壩
總計	一〇七・〇〇六	百分之五五	

行道樹植種之選擇，與將來成效關係甚切。
我國公路植樹，在過去大都以白楊，法國梧桐等
爲主要樹種，此種樹類，固不失爲優良之行道
樹木，惟本路所經之地，多屬山區，沿線土壤，
更多參差不齊，當地樹木，品類繁多，其間自不
乏優良之樹種，足供行道樹用者，故宜先行調查
沿線樹木種類，生長狀況，然後選擇優良樹種，
以爲沿途之用，總以就地取材并適合於本地風土

易於發育滋盛爲主。茲將選擇樹種之要點，略舉如後：

一、適宜於當地之土性及氣候者。
二、以夏季落葉，冬季落葉者。
三、生長迅速，枝幹耐修剪，人畜傷害之口，容易癒合者。

四、大苗移植，生長安全，壽命較長者。
五、樹形美觀，適於遮蔭者。
六、無惡臭針刺及豔花甘果，致招殘害者。

七、樹根較近深根性，而繁殖手續簡便者。
八、抗風力強，而病害少者。

本路橫穿滇、黔、川、三省，大多爲巖山之地，當雨季之時，難免不發生坍方之患，而致交通中斷，阻礙運輸，損失甚重，而防治坍方之道，首在事前之防禦，若既發生，則應注意於事後之修理，按各公路之實際情形，因坍方而使交通所費防禦之費用爲鉅，而邊坡之易塌地帶，概由於斜坡土壤，暴露空中，直接受烈日之蒸曬，以致土壤乾縮，而現龜裂現象，若遇暴雨，雨水流入裂隙，土壤受其浸潤，漸見傾倒，防止之法，固難在工程上，力求改進，但於邊坡上種植樹木，亦可以防止土壤之崩潰。蓋樹木有濃密之枝葉，能蔽地面，可防陽光之直射，土壤得常保持相當溼潤，不致龜裂，暴雨之際，雨點受枝葉之阻隔，不致直接打擊地面，足以減少土壤之沖刷力。

。視樹木之主根，深入土中，細根盤結於表土，足以防止土壤之崩潰，而林下常有苔蘚類寄生，落葉堆積，能蓄蓄一部分之水分，不致即時透入土中，減低土壤中水分之含量則土壤崩解之機會可以減少，凡沿途之斜坡山地，以及新築邊坡路，工程上認爲有發現坍方之可能者，不妨試爲植樹，樹種則可以喬木灌木兼用，苗木以就地取材，以適應環境爲主，樹種之習性以生長迅速，枝葉密茂者爲佳，此舉可責由各該路道班辦理，所費無多，而收效實大。

公路植樹除上海、青島、南京、之都市行道，略具規模外，公路植樹之成績優良者，概不多見，其原因固由於公路綿延太長，保護難週，而採用樹苗之過小，亦爲失敗之因。查本路植樹之施行，時僅一年，雖略具雛形，但仍不能使人滿意。茲將今後之育苗計劃要點，分述如下：

一、本路以畢節爲中心點，擬設苗圃一所，供給各段樹種或插苗，并負技術上一切指導責任。

二、因路線過長，大量育苗，集中於一地，種植時欲分配於沿線各段，非輟車運不可，而樹苗亦因運輸時期，所費手續過久，易於枯死，故宜在各段內，選擇若干道班房所在地，購地或租地若干畝，培育樹苗，以供附近公路栽植之用。其利點：

(1) 可以減少運輸時自苗之損失。

(2) 樹苗就地移植，可以減少枯死數目。
三、擬定在一年內，分期訓練各段道班，由各工程處，分段選送班內粗識文字之優秀路工二名，或四名，在苗圃內受受一二個月之專門訓練，授以培植育苗之一切重要智識，并使其實地工作，滿期後，仍回原班，專使其負責育苗種植，及將來行道樹之保護等工作。

將來若有多餘之樹苗，亦可種植於全綫兩邊之地，一方面利用荒山造林，可以增加本路生產之收益，他方面亦可盡量推廣於全綫，供給居住農民，但推廣種植，以補造林之不足，而實生產之增進，若能逐漸推進，未始不可變荒山爲林區，致不毛之地爲牛產之所矣。

部訊一東

一、贛江鐵路已設立工程處，積極籌劃興工。
二、簡任按正魏其琛著，及邵秉聖君奉派兼任電政司幫辦，錢幫辦已到司工作。
三、本部爲加強管理川江水師總艦，將籌設川江水師管理機構，集中事權，增強效能。
四、本部爲調整川湘川陝水陸聯運機構，將原有之川陝川湘水陸聯運處理事實會議，派簡任，經書游光前君督便清理，除川湘聯運處已由新任處長任顯家君負責籌辦加強組織外，嘉陵江運輸處即結束清理，派袁炳南君爲該處清理專員，負責清理云。